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

窦娥冤

王寅明
编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I207.41
92

中·国·古·典·文·学·故·事·丛·书

根据「元」关汉卿同名剧本改写

窦娥冤

王寅明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12号

责任编辑：王 何 陈云曼

封面设计：孙广来

插图绘画：宋 昊 牛 犇 朱 妍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窦 娥 冤

王 寅 明

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

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

ISBN 7—5418—1466—0/I·111

定价：188元（全十册）本册定价：18.80元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王 鸥

副主编：王 何 陆 琦

编 委：王 瑾 王 鸥 王 何

田 澍 刘虎澄 周建顺

李 岩 陈 皓 陈云曼

陆 琦 姜山龄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，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。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，使她璀灿夺目，馨香四溢。

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，是移风俗、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。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，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、善、美的民族文化精神。

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；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、善、美精神的继承，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。失去了根，还谈什么花繁叶茂！基于这个想法，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、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，编辑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分辑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。

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，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，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，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，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，自有其情节紧凑，通俗易懂的长处。阳春白雪自然很好，下里巴人

也确不可少。

改写，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。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，以求历史的真实，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；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，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、丰富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，并增强其故事性，虽改有所本，亦绝不敢掉以轻心。

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，必然打着时代的、阶级的烙印，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，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，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，绝不会、也不应全盘去接受。

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，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，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。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，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。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。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。

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。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

目 录

一	清明时节雨纷纷	(1)
二	人生自古伤离别	(18)
三	两小无猜小夫妻	(39)
四	洞房惊梦	(61)
五	好人命不长	(76)
六	媒人踢断了门坎	(90)
七	施恩强要图报	(99)
八	赶不走的无赖	(107)
九	张李老李代桃僵	(121)
十	来了衣食父母	(134)
十一	两个探监人	(151)
十二	不愉快的会见	(160)
十三	死别时的生祭	(168)
十四	三桩誓愿全实现	(175)

十五	来了钦差大臣	(179)
十六	老亲家重逢	(199)
十七	法网难逃	(210)
十八	三年久旱逢甘雨	(221)
十九	窦娥冤情成戏文	(240)

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

元代的楚州城及城郊山阳县，今名淮安，乃是西汉的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和南宋的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故乡。古城座落在江淮平原的淮河岸旁，是贯通中华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口岸。从城市中心的制高点的镇淮楼上放眼眺望远方，只见大平原莽莽苍苍一望无边；大运河上百舸争流，帆影片片，十分壮观；再看近处，只见鳞次栉比的大小街道如棋盘一样，横顺有序，交差排列。街道上绿树成行，店铺林立，店旗招摇。行人们你来我往，各为生计奔忙，十分拥挤。

这年的三月三日清明节，是传统的祭祖日。早晨的天空，飘起了毛毛细雨。祭祖扫墓的人们，打着雨伞或戴着雨帽，三三两两地手提着盛满了美味佳肴的竹蓝提筐，出城去为祖先扫墓。他们在远郊的坟地挂上了白幡，

· 清明时节雨纷纷 ·



点燃香烛，摆上酒肴，烧着纸钱，跪地叩头，寄托着不同的哀思。

傍午时分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大个瘦汉子，身穿打有补丁的青布长衫，头戴蓝布方巾，身背一个褡裢。他快步走到闹市的一家烧腊铺内，高声喊道：“老板，来一斤猪头肉！”

柜台内脑满肠肥的矮个子胖老板应声说道：“窦秀才，你买肉也是为了拿去祭祖上供吗？”“嗯。”被叫着窦秀才的汉子名叫窦天章，乃京兆长安人氏。因家乡遭了年馑，又死了妻子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不得已才带着三岁的女儿，离乡背井地辗转流落到了这鱼米之乡的楚州山阳县。他幼学儒术，满腹才学，但生不逢时，万卷诗书不济贫，仅靠在街头卖字为生。

自来客地一晃就是四个年头。此刻，他回答着胖老板的问询：“是呀，今天是清明节嘛！”同时就从长褡裢中掏出了几文铜钱。

“窦秀才，再买一只烧鸡吧！光猪头肉太寒酸了。祭了祖，上了供，还不是你们父女俩吃进肚里去了。”胖老板在适时地招徕生意。

一身清瘦，面皮发黄的窦天章叹了口气说：“老板，你说得是好，可在下囊中羞涩，今儿个半天了，仅卖了一幅字呀！”

胖老板见他的一付寒酸相，便十分同情地说：“嘿，这个世道，文墨不值钱嘛！我看你那营生就是不太好，还养着一个女儿也怪可怜的。”

窦天章手提了一斤纸包的猪头肉，冒着细雨走到城东一个小巷的低矮的门檐前，举手敲门。木板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。一个衣衫破旧、年方七岁的小女孩一头扑进了窦天章的怀里，撒娇地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“端云，让爹爹亲亲你！”窦天章俯身亲了亲女儿寒冷的小嘴唇后，就牵着她进入了内室。

这是他客居异地租来的一室一厨的旧屋。卧室内仅有一床一桌两椅。一切陈设都很简陋，惟有满床满桌的书籍最为突出，给人以一种家有藏书不算贫的文雅感觉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小端云很懂事，一进房就给爹爹倒了一杯热茶，亲切地问候道：“爹爹，你累了吧？喝茶。”

窦天章放下褡裢内的文房四宝和刚买的猪头肉，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微笑着问道：“端云，这半天你在作什么？没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藏猫猫打弹子？”

“邻居的小朋友们都出城扫墓去了。我在家背会了你昨夜晚间教给我的两首唐诗。”

“好哇！”窦天章知道女儿很听话，通过教她背诵诗词，同时也教她认识了不少字。他见女儿认真的样子，就说：“你背给爹爹听听！”

“行！”小端云当即站好，凝神想了想，认真地吟诵了起来：

锄禾日当午，

汗滴禾下土。

谁知盘中餐，

粒粒皆辛苦。

“好！”窦天章拍手夸奖：“我娃的记性真好，再背第二首吧！”

小端云受到了鼓舞，眨巴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想了想，又背诵了第二首：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

·清明时节雨纷纷·
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？

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清明节被称为扫墓节，又叫鬼节。窦天章听了，不由想起了自己的亡妻，西望长安不见家地，就闭口不言了。

小端云见了，还以为是自己背错了字句，就问道：

“爹爹，是不是我背错了，你教我吧！”

“好娃哩，你很聪明，你背的没有错。今天正是清明节，我们该祭奠你妈妈了。”

“啥叫祭奠？我不懂。”

“就是上供烧纸钱，请你妈妈吃好的东西。”

“妈妈能吃到好的东西吗？”

“能，能。”

“好！我要请妈妈吃好的东西！我时常想念妈妈！”

“你三岁时就丧了母，亏你还想得她！”

“这都是爹爹经常教育我的嘛！”

“来来来，我们让你妈妈，也来同我们一道过节！”

窦天章说着就用笔在白纸上写下了“亡妻窦秦氏之灵位”八个大字，贴在了屋子正中当作了灵牌。然后，他

又在书桌上摆起了香案，点起了香烛，把猪头肉放在菜盘内作为供品，以茶代酒，开始了祭奠仪式。他掸掉身上的灰尘，整了整头上的方巾，洗净了双手，恭恭敬敬地往西面的长安方向作了三个长揖道：“端云她妈，你歇息得好吗？我祝你的灵魂早升天界！希望你保佑我们父女岁岁平安，万事如意！”

接着，小端云也学着爹爹的样子作揖，并焚化纸钱。窦天章说：“你不光作揖，还要叩头。”

小端云不理解地问：“为啥呀？”

窦天章耐心地解释说：“因为你是晚辈，你妈妈生养了你呀！”

小端云规规矩矩地跪下，叩了三个头后又问道：“我妈妈是个啥样子？我咋想不起来了呢？”

“你妈妈长得和你一个样样呀。”

“和我一个样样是什么样样嘛？”

“鹅蛋脸，尖下颏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嘴唇，和我女儿一样，又漂亮又逗人爱呀！”

“我，我要我妈妈！”

“你妈妈已经死了四年了。”

“死了就不能再活转来吗？”

“是呀，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了。”

“那她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。”

“另一个世界在哪里呀？”

“在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！”

“你领我去找她吧！”

“那，那是找不到的呀！”

“我不管，我要妈妈！人家的小朋友都有妈妈。”

面对天真幼小的独生女儿，窦天章的心都要碎了。他一把抱着女儿，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，滴落在女儿的小脸蛋上。是呀，幼年丧母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。小端云才三岁，正需要母爱的温暖的时候，天灾人祸和贫穷疾病，却夺走了她年轻妈妈的生命，从而使她成了一个可怜的无母之女，成了个可怜的孤儿。这时，窦天章回忆的闸门打开了。他仿佛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古都长安。在城东的浐河岸畔有三间土屋。他和妻子秦妮一起过着耕读传家的日子。妻子出身农家，粗通文墨。过门一年就生下了端云。妻子勤劳节俭，地头与炕头均是一把好手。

她还会剪纸，一把小剪刀可以剪出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和戏剧人物，贴满了自家和邻居家的大小门窗，美化了周围的环境。团转十里地，无不夸奖她是一个巧媳妇。作丈夫的是一个文弱书生，整天忙于诗词歌赋，一心迷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热衷于求取功名。作妻子的全力支持他，就把地头与家务活全都包揽了。日子虽然清苦，生活还能过得去。夫妻俩闲时逗弄长得和母亲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一样的小端云，自有很大的乐趣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小端云长到三岁时，长安地面遇上了百日大旱。地头的庄稼全被如火一样的烈日晒死了。夏粮与秋粮都颗粒无收。秦妮为供丈夫读书，为养三口之家，典当尽了出嫁时的一切首饰和值钱的衣物。每天，她都尽可能地让父女俩吃干的，自己却偷偷地喝稀的，甚至吃难以下咽的粗粮与树皮。慢慢地，她红润丰满的面颊变瘦了，变黄了，得下了浮肿病。脸上和腿上一压就是一个深坑。可老天还是天天都是毒热的大日头，晒得地皮冒烟象要着火似的。就这，如狼似虎的官府除了到龙王庙去求雨作个样子外，还是不断地派差役下乡来催收各种苛捐杂税。有一次，在无钱又无粮交捐的情况下，两个公差竟然